

伊萍：美國國會議員的學歷、職業、和種族等背景資介紹

目前當政的美國國會是美國第一百一十六屆國會，由 431 名眾議員和 100 名參議員組成，另外還有 6 名美國海外領土派駐眾議院的無投票權代表。在 431 名有投票權的眾議員當中，232 名為民主黨人，198 名為共和黨人，最後 1 名來自自由至上黨 (Libertarian)，參議員當中則有 53 名共和黨人、45 名民主黨人、以及 2 名獨立黨派人士。眾議員的平均年齡是 57.6 歲，參議員的平均年齡為 62.9 歲，國會議員中最年輕的議員是出生於 1989 年、來自美國紐約州的民主黨女眾議員亞歷山蒂亞·奧卡休·柯泰茲 (Alexandria Ocasio-Cortez)，她當選時年僅 28 歲。最年長的議員是來自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民主黨女參議員黛安·費恩斯坦 (Dianne Feinstein) 和來自阿肯色州的共和黨眾議員唐·洋 (Don Young)，兩者年齡皆已高達 85 歲。

從學歷上看，94.8% 的眾議員和 100% 的參議員至少擁有大學畢業學士文憑，同時，68% 的眾議員和 77% 的參議員擁有學士以上文憑，其中，有 136 名眾議員和 53 名參議員獲得過法律學位，還有 21 名眾議員和 4 名參議員擁有醫學學位，最高學位為碩士的眾議員有 99 名、參議員有 18 名，而擁有博士學位的眾議員則為 21 名，參議員是 4 名，另一方面，有 17 位眾議員只獲得高中畢業文憑，還有 6 位眾議員只有大專學位 (美語叫做 Associate Degree)。

從職業角度分析，有 50 名參議員之前做過眾議員，34 名眾議員和 7 名參議員之前當過市長，12 位參議員和 1 名眾議員當過州長，4 位參議員和 3 位眾議員當過副州長 (美語叫做 lieutenant governor)，203 名眾議員和 43 名參議員之前做過州級立法者，另各有一名參議員和眾議員做過前總統內閣部長，還有 3 位眾議員當過美國駐外大使。除了政界，法律界也是議員的一大來源，有 15 名眾議員和 1 名參議員當過法官，32 名眾議員和 10 名參議員當過檢察官，3 名眾議員當過郡政府警長 (美語叫做 sheriff)，1 名眾議員做過市警察局局長。從事教育事業出身的人當選為國會議員的比例也相當高，目前的國會議員中，有 75 位眾議員和 20 名參議員之前當過老師、教授、或從事過其他教育領域的工作。

雖然政治、法律和教育領域是國會議員在當選之前所從事的最大三個職業領域，但是，國會議員的職業並不局限於這三個領域，而是來自幾乎各行各業，在目前的國會議員中，有 16 人是醫生 (美語叫做 physician)，還有 5 位牙醫、3 位獸醫。其他職業包括 2 名心理醫師、1 名眼科醫生、1 名藥劑師、2 名護士、1 名醫生助理、3 名警察、1 名消防隊員、3 名前中情報局工作人員和 1 名前 FBI 工作人員，還有一位物理學家、一位化學家，以及 11 位工程師、6 名軟件公司高管、12 位銀行高管、29 名房地產經紀人、3 名廣播電台談話秀主持人、4 名電台或電視台廣播員、和 6 名記者，有 21 位保險業經紀人或高管、6 位餐館業主、27 位農場主或牧場主、1 位空姐或空哥 (性別不詳)、位飛機駕駛員，還有 3 位職業橄欖球運動員、1 位冰球運動員、1 位棒球運動員和 1 位混合武術運動員，3 名和平志願隊工作者、7 名教會牧師、6 名社會工作者、3 位工會代表、1 名畫家、1 名圖書出版商、1 名影片製作人等等。

從宗教角度看，54.9% 的國會議員是新教徒，30.5% 的國會議員是天主教徒，6.4% 是猶太教徒，1.9% 為摩門教徒，還有 2 位佛教徒、3 位穆斯林、和 3 位印度教徒。

從性別上區分，24% 的國會議員是女性，包括 101 位眾議員和 26 位參議員，共 127 位女性，其中，104 人屬於民主黨，其餘 23 人屬於共和黨。

下面，讓我們來查看一下美國國會議員的種族成分分布。在目前的國會議員中，共有 54 名非洲裔 (又稱黑人) 議員，其中 51.5 位是眾議員和 2.5 位是參議員 (各有一位眾議員和參議員屬於非亞混血兒)；拉美裔國會議員總數為 45 人，其中眾議員 41 位，參議員 4 位，亞裔國會議員人數總共為 16 人，其中 13.5 位是眾議員、2.5 位是參議員。美國人口中少數民族實際所佔比例分別為非洲裔 13.4%、拉美裔 18.3%、亞



裔 5.9%，他們在眾議院的代表人數分別佔 12%、9.5%、和 3.1%，在參議院所佔比例分別為 2.5%、4%、和 2.5%，也就是說，除黑人在眾議院所佔比例接近於黑人實際人口比例外，拉美裔人和亞裔人在參眾兩院以及黑人在參議院的議員人數比例遠遠低於這些族群的總人口比例，反過來，少數民族在參眾兩院所未得到的足額份額被非拉美裔白人超額獲取，非拉美裔白人目前佔美國總人口的大約 60.4%，而他們在參議院所佔比例高達 91%，在眾議院所佔比例為 75%。從政黨成分分析，非洲裔國會議員中除一名眾議員和一名參議員之外，其他 52 名非洲裔國會議員均為民主黨人；拉美裔議員中共和黨人比例較高，共有 9 名拉美裔議員屬於共和黨，其餘 36 名拉美裔議員是民主黨人；亞裔國會議員中的 16 名議員全部是民主黨人，沒有一個是共和黨人。通過以上數據我們可以看見，共和黨選民們更傾向於選舉白人來掌管國家大事，美國少數民族當中拉美裔共和黨議員比例相對比較高，恰恰是因為拉美裔人當中有不少人同時為白人，比如，在美國媒體上出鏡率比較高的佛羅里達州共和黨參議員盧比奧和得克薩斯州共和黨參議員克魯茲皆屬於既是拉美人也是白人，從照片上判斷，幾乎所有拉美裔共和黨議員看上去與白人沒有明顯區別。美國國會議員中亞裔共和黨議員人數為零的事實說明，對共和黨選民來講，在拉美裔、黑人、和亞裔三大美國少數民族族群中，亞裔人是他們最不願意推舉做領導的族群。有意思的是，黑人投共和黨一票的比例只有 8%，共和黨選民卻至少選出了一位黑人眾議員和一位黑人參議員，相比之下，亞裔人投共和黨一票的比例是 29%，可是，他們或他們的孩子卻無法獲得共和黨選民的擁戴，作為華裔美國人去支持共和黨，是不是有點等於是用自己滾燙的熱臉去貼共和黨人冰冷的後背？事實是，越是崇拜白人的人往往越容易被白人從心底里看不起。

還值得提醒人們注意的是，從政治傾向上看，黑人、猶太人、和印度裔美國人是美國各族群中向民主黨傾斜得最厲害的人群，他們也是相對來講在美國政壇比較成功的族群，猶太人只佔美國總人口的大約 2%，他們卻在國會中佔據了 6.4% 的席位，以上國會議員數據以及奧巴馬當選美國總統等事實則證明，黑人是少數民族中政治上相對比較成功的族群，印度裔國會議員數量目前趕不上黑人，但是，印度裔人作為少數民族中來美國最晚的族群，他們在美國政壇非常活躍，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美國已經出過兩位印度裔州長，印度裔人在美國法律界的成功率也正在大踏步提陞，近幾年經常出現在美國政論電視節目中的前美國司法部紐約南區聯邦檢察官普瑞特·巴拉拉 (Preet Bharara) 和擔任過奧巴馬總統任期內美國司法部副檢察長 (在司法部內名列第四號職位) 的尼爾·卡提亞 (Neal Katyal) 均為印度裔美國人。

如果說黑人和印度裔美國人是支持民主黨比例最高的少數民族族群，那麼與他們形成對照的是，古巴裔美國人和越南裔美國人分別是拉美人和亞裔人當中支持共和黨比例最高的族群。有意思的是，這兩個族群的母國皆為共產黨國家，也許有些習慣於紅色中國式思維

的華人對此的解釋是，來自這些國家的人對共產主義禍害有着最深刻的體驗，因此痛恨左派，我倒是認為我們應該反過來理解這一現象。

這個世界上尚存在的或曾經存在過的、除蘇聯以外的共產黨國家大多由蘇聯人直接插手建立起來，東歐和北朝鮮的共產黨政權是蘇聯紅軍刺刀下的產物，中國的共產黨政權是由蘇聯人出資出力在中國創建發展第五縱隊所導致的後果，相比之下，共產黨在古巴和越南的勝利卻主要由當地人主動引進造成，與蘇聯人插手沒有關係或關係不大，這說明，這些國家的傳統文化思維存在着某種缺陷，使得當地人更易於支持一些具有簡單、強硬、極端等特點的理念和政策，這些特點恰恰是列寧主義以及越來越走向極端的美國共和黨理念的相通之處。

最後，讓我來介紹一下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議員人數與他們實際代表的美國選民人數之間的關係。美國人大多以美國是民主國家為自豪，但是，美國政治制度中實際上存在着許多非民主機制，以美國國會為例，雖然國會中的眾議院制度是一種民主體制，但參議院制度卻是一種非民主體制。所謂民主，從具體操作角度講就是得到大多數人支持的黨派獲得掌控權，英語叫做 Majority rule，美國眾議院正是如此，每個州派駐眾議院的代表人數按照該州人口多少進行分配，選民人數越多的州，分配到的眾議員人數也越多，比如，加利福尼亞是美國人口最多的州，總人口約為三千九百萬，加利福尼亞派駐眾議院的代表人數在各州中也最多，共有 53 名，每一名眾議員代表的選民為 73.6 萬人左右，而懷俄明州是美國人口最少的州，只有不到五十九萬人，分到 1 名眾議員，每一名眾議員代表大約 59 萬人，人口大州加州有點吃虧，但在我看來，畢竟差別不大，總不能不給小州以代表人數，作為大州選民，這是我願意接受的小虧。眾議院制度設計的民主性，使得眾議院代表在兩黨間的分配基本上反映了實際選民人數在兩黨間的分配，眾議院里的多數黨即為得到多數美國選民支持的政黨，比如，目前眾議院里有 232 名民主黨人和 198 名共和黨人，各佔眾議員總數的 53.8% 和 45.9%，我們由此大致推論說，眾議院民主黨人得到了 53.8% 的美國選民的支持，是代表多數美國人的政黨，而眾議院共和黨人得到了 45.9% 的美國選民的支持，是代表少數美國人的政黨。可是，我們不能用同樣的方法來解釋參議院代表在兩黨間的分配數額，因為美國每個州派駐參議院的代表人數與該州選民多少無關，有着三千九百萬人口的加州與只有五十九萬人口的懷俄明州分到同樣數額的參議員人數，都只有 2 名，這就造成每一位加州參議員所代表的選民人數多達 1950 萬人，而每一位懷俄明州參議員所代表的選民人數只有 29.5 萬人，前者是後者的 66 倍！可是，參議員在參議院投票時，不管來自哪個州，地位平等，這等於是說，每一位加州選民在參議院投票的份量只有每一位懷俄明州選民投票份量的六十六分之一！美國參議院目前有 53 位共和黨參議員和 45 位民主黨參議員，表面看上去共和黨佔多數，可是，53 位共和黨參議員背後所代表的選民總數為一億五千萬左右，佔美國人口的 47.5%，而 45 位民主黨參

議員背後所代表的選民總數是一億六千六百萬左右，佔美國人口的 52.5%，荒唐的是，代表着 47.5% 選民的共和黨參議員領袖米奇·麥康納爾被稱為是“多數派領袖”，而代表着 52.6% 選民的民主黨參議員領袖查克·舒默卻被稱為是“少數派領袖”，使得美國參議院成為各種符合常識的法案難以獲得通過的瓶頸，比如受到大多數美國人民支持的嚴格管制進攻性武器法案就卡在參議院的阻擾上，進而導致美國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不僅謀殺率高而且社會維穩費也奇高，美國納稅人的錢被極大地浪費在維穩上而不能被更多地用來為美國人民提供更好的福利。另一個更廣為人知的在美國選舉中以少勝多的事實是，川普于 2016 年當選為美國總統時也只得到 46.1% 的全民選票，而輸給川普的希拉里實際得票率為更高的 48.2%。

雪上加霜的是，非民主性的參議院握有任命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大權，使得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天平正在朝着向代表美國少數人的極端保守勢力一側傾斜。可以說，美國制度缺陷造成一個代表美國少數人的政黨掌握了總統府、參議院、和最高法院三大控制權，而一個代表大多數美國人的政黨，卻只能屈居於僅僅掌控眾議院的不利地位。美國相對於其他發達國家更加保守，美國的社會問題比其他發達國家更嚴重，正是由於美國制度中這些非民主因素使得反理性力量可以以少勝多造成。有人爭辯說，美國不僅是一個民主制國家，還是一個共和制國家，參議院制度正是州與州之間共和關係的一種反映。在我看來，如果選民選票的份量講共和，那麼選民交聯邦稅時也應該講共和，你不能說投票時講共和，交稅時卻按人頭算了。而且，美國民主黨州大多為富裕州，是美國的交稅大戶，共和黨州則大多為貧窮州，其所得到的聯邦補助多於民主黨州，可以說，是民主黨州養活了共和黨州，民主黨州手里掌握的政治權利卻遠遠不如共和黨州，為此，我建議民主黨州的選民們應該奮起反抗，要求“少代表意味着少交稅”。當然，我的最終目的不是為了少交稅，我也不是說大州或富裕州不能給小州或貧窮州以一些讓步，我只是主張將州與州選民之間政治權利分配差別限制在一定範圍內，比如限制在小於 10 倍的範圍內，美國剛建國時，人口最多的州與人口最少的州之間的差別即為差不多十倍。問題是，隨着歷史的發展，人口從貧窮州逐漸流向富裕州，去富裕州的新移民也比較多，使得富裕州的人口越來越多，貧窮州的人口越來越少，貧窮州每個選民手中一票的份量卻反而變得越來越重，富裕州每個選民手中一票的價值則被貶得越來越低，導致一種在政治上獎勵不成功之州和懲罰成功之州的劣勝優敗局勢。我最不明白的是為什麼恰恰是非民主的參議院擁有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權，所以，不少美國人抱怨說美國制度設計是為了給少數人以操縱機會是頗有道理的。有意思的是，一般人說少數人操縱政治時，會以為這些少數人是富人或精英，可是，在美國政治中頗有操縱優勢的卻是貧窮州的選民，也是平均文化水平更低的選民，正如我以前曾經戲稱的那樣，美國正在實現少數無產階級專政。

需要說明的是，我指出美國制度的缺陷並不是為了要證明天下烏鴉一般黑，美國與中國一樣壞，而是，第一，希望提醒海內外中國人不可過于崇拜美國，第二，希望人們不要因為某黨在美國佔據政治優勢就以為他們代表着大多數美國人民，第三，告誡美籍中國人珍惜自己在美國所享受到的更平等的權利，美國社會迄今為止所取得的進步來之非常不易，是一代又一代優秀美國人逆着不利于進步的制度艱難爭取才換來的。我還想要說明的是，哪怕是有缺陷的民主制度仍然比專制制度更好，雖然在美國要取得進步比在其他發達國家更難一些，但仍然有可能，如果 51% 的選票不足以帶來進步，那就去爭取 60% 的選票，至少不會像在中國那樣想要改進幾乎不可能。每一個美國選民應該珍惜自己手中的一票，為自己和家人尤其是後代的未來着想，在現有制度下行使一份應盡的政治權利和義務。杭州伊萍發表於 2020 年 10 月 28 日 本文由讀者 William Lin 提供

